

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

刘醒龙 1956 年出生于湖北黄州，50 多年来，他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并创作着，用他的笔书写他熟悉的人与事，那是他的故乡，他脚下的岁月。

2011 年 8 月，他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获奖是过年，写作是过日子。”

过年重要，还是过日子重要？他说：当然是过日子重要。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获奖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写下去。

这么多年来，刘醒龙可说是笔耕不辍。今年，刘醒龙的最新作品《如果来日方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次，刘醒龙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武汉“封城”的 76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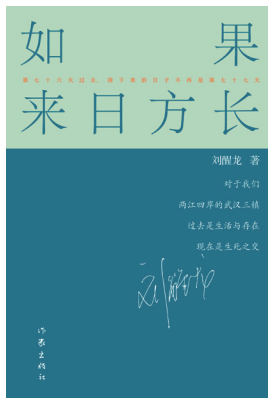
疫情的突然暴发，令刘醒龙措手不及，再加上自己母亲恰恰在此时身患重病，更令刘醒龙心烦意乱。

困在孤城，“写”与“不写”，成为这名身经百炼的作家的两难选择。

在疫情暴发初期，身处武汉的刘醒龙收到多家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相关题材约稿。那时的武汉，每天上演着太多或感人或悲怆的故事。

在武汉抗疫封城的日子，刘醒龙从头到尾身在武汉，与全家三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他写作的身份不是一名作家，而是一位在抗疫战场上，没有任何退路、只有挺身而出的 1100 万普通武汉人中的一个。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这样评价刘醒龙的这本新著：“作家用带温的笔触，一点点一段段，绘制出了一幅巨型画卷。画卷中人物细



上图：刘醒龙的最新作品《如果来日方长》。

腻动人，他们不是扁平化的超级英雄，他们有恐惧、有无奈，但也有坚持，更有选择，他们是有情感厚度的真实的人，因为在大疫面前做出的正确决定，使他们成为值得敬重的平凡世界的勇者。”

《新民周刊》记者近日对刘醒龙进行了专访。

从工人到作家

《新民周刊》：2002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你的以岩河岭水库修建过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弥天》。参与修建岩河岭水库的时候，你还不满 18 岁，2002 年你出版《弥天》时，已经 28 年过去了，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起来写自己青年时期经历的小说？

刘醒龙：高中毕业以后，在县水利局当施工员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刚开始做的那些事，是为即将开工的张家嘴水库测绘坝址和库容地形图，以及未来有可能改地造田的百里西河两岸地形图，自己因此爬遍了西河两岸满是荆棘的山岭沟壑。这也更加丰富了自己从长江边上的老家迁来大别山腹地的生

活经历，后来在小说中，西河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长篇小说《弥天》有这段经历的影响，人到中年嘛，免不了会忆旧，不写作的人变得爱唠叨，写作者自然会情不自禁地将其变成文字。

《新民周刊》：1975 年元月，正式被县阀门厂录用为集体所有制工人，一千就是十年，你当时的人生志向是什么？

刘醒龙：2020 年底，央视一个摄制组到阀门厂旧址拍一个相关纪录片，导演很惊讶，想不到我在工厂表现如此出色，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不像另外一些工人出身的作家，总觉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时候，听师傅们说，钳工有八级的，再好的车工也到不了八级，我就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六级车工。时间长了才明白，在县办小厂的破旧车床上，连四级车工的活都做不了。还有其他说来话长的原因，总之，一点理想也没有的年轻人，配不上那段青春。比如有青年工友一定要恋上厂里最美丽姑娘，也是一种很可爱的理想。

《新民周刊》：1981 年，你怎么创作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派饭》的？

刘醒龙：《派饭》不是我写的第一篇习作，在这之前还写过一两篇表现青年工人的异性情感的文字。那些文字从未公开过。当年的手稿，有一阵曾经失散，前些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又失而复得。反而是《派饭》，虽然刊登在县文化馆油印的《英山文艺》上，自己却没有保存下来。只记得是写当年“国家干部”到生产队当“工作组”，每天轮流到各家吃饭，某农户很穷，又赶上